

2001年的冬天,我作为留学生来到北京。就要开始一个全新的使人激动的冒险生活了,我既兴奋、激动,又对未来的生活有点儿惴惴不安。当时我只会说一点点汉语,在来中国之前我就预想事事都会很难。值得宽慰的是我曾经来过一次,对我来说北京不该说是完全陌生。

### 37岁留学中国

我在中国的大学学习和平常的情况有点不一样。我在班里年龄最大,而且比同学们大得多。班上的亚洲学生几乎都是按部就班高中毕业后直接上大学。而在瑞典有可能高中毕业几年以后才去上大学。因为高中毕业时人很年轻,很难知道自己这一生该做什么。

我直到24岁才去上大学。来中国以前,我早已大学毕业了。我的专业是政治,我也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,我不必再学什么了。但我仍然自己学习,因为重复每天的生活使我感到平淡,我得寻找一个新的挑战。在这种心情下,我让自己第二次返回大学学习,那时我已经过了37岁了。

上了年纪再回到学校学习,在瑞典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在亚洲我有一种感觉,在人们眼中37岁这个年龄未免太大了。这就是我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真实年龄的原因。我们班同学几乎都在20岁上下,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的真实年龄他们可能会晕倒吧。

那时我37岁,因为背着两个羊角辫子,背着一个大背包,看上去一副孩子气,所以人们都猜我是29岁。

我在29岁和30岁之间选择。因为30岁属“鼠”,我不太喜欢这个属性,我决定选29岁。在瑞典出于礼貌没人会问你的年龄,特别是问女人的年龄。西方甚至有一句俗语:“绝对不能问女人的年龄。”

可这儿是中国。人们不仅肯定问你的年龄,有的还会说“哪年生人呀?”“要不就是属什么的?”

第一次有人问我属什么。真让我措手不及。我是属“龙”的,中国人都非常聪明,他们马上能知道当时的我不是25岁就是37岁。25岁太年轻,37岁又与我幼稚的学生外表不相符。我知道要是我说属“龙”,他们一定觉得荒唐。人们立即想到的是25岁,可这是真的吗?再就是37岁,有人也会问:“真的吗?”这两个年龄没有一个合适我。我决定假装不知道什么属性,就直说岁数。

但很快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无知的策略。要是我说不知道自己属什么,热心人马上就会说:“我可以告诉你呀。”经过周密思考,我决定了自己的“出生”日期是1973年12月3日,属“牛”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觉得真是太有趣了。为了这样区区小事竟激战了一场。我把这事发邮件讲给瑞典的朋友们,他们都感到非常好笑。

### 住进四合院

中国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,让我们更意识到自己是北狄南来的。已经住在了这个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。但是,一段时间后,我们不再喜欢住在公寓里了。这个公寓确实很漂亮,整洁而舒适,但是没有真实感。我们在这儿就是要体验中国生活,可我们竟然住在一个完全西方化的环境中。丈夫和我都觉得应该搬到别的地方去住。

我联系了几家房地产商,在看过了好多房子之后,我们意识到,其实我们想找的地方是四合院。照我们的想法,住在中国的合院里肯定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国经历。

好几个房地产商都跟我谈,住在四合院可不是件容易事,那里冬天很冷,还会碰到各种困难,可能会没有热水,还有好多东西会出故障。由于那些房子大都年代久远,比较破旧,老鼠和昆虫可能是常客,房子里尘土也会很多,不怎么干净。住在那里不太方便,而且离市中心和地铁都很远的。将来可能碰到的困难会更多。我想,对方的话不无道理。对于我们老外来说,住在四合院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

当我们开始四处寻找四合院的时候,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称心的地方。我们看过好多四合院,但最终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四合院。这个四合院坐落在城南一块景色秀丽,充满“老北京味道”的地方。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条胡同。

刚开始,周围的邻居对我们的到来都很好奇。每当我走进胡同,他们都会望着我,我觉得很不自在。但是,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对我们很友好。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跟他们说话的情形,他们对我会说汉语感到吃惊,

有不同的含义。在我的人生中,此刻,我的幸福就是——幸福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含义,幸福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也会

# 生活在中国



● 作者在四合院



● 胡同里修东西的小云



● 与广西农村小孩合影

其中有人说:“我们欢迎您!”一句简单而又友好的问候语让我感到开心。

我在搬进四合院之前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,等我搬进去住的时候,还是不免感到了很大震惊。在那里,我不了解的东西太多了。适应四合院的生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在胡同里你可以听到所有的声音,除了周围的人和街道上的小贩之外,你还能听见邻居们在自己家里修东西时发出的声音。在以前我住过的所有地方,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乒乒乓乓的响声。刚开始时,当我听到那种声音时,我总会立刻跑到门口去看,每当有人到修鞋店打某个东西时,我都以为有人在敲我们的门。一天下来,我不知道跑门口跑多少回。有些声音,尤其是重锤的声音,刚开始时确实把我吓得不轻。有一段时间,我丈夫老是出差,刚开始,我晚上躺在床上,一听见有声音就吓得心直发凉。当风吹过院子的树叶时,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有人在来回走动。

我慢慢地就习惯了照料四合院,慢慢地认识了那些你必须交往的人。这个过程并不是很容易的。有些人你只见过一两次,而有些人你却与他们建立持久的关系,比如那些工人。因为房子一旦出什么问题,他们总要过来修理。他们简直太好了,好像我遇到的任何困难他们都能维修。如果他们第一次处理不当的话,他们还会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,直到彻底解决了那个问题。要是我遇到点什么问题,他们总会第一时间赶到。

生活在四合院里是一段非常不寻常的经历。收拾四合院就得费好大的力气,你几乎要天天打扫和维护,但是我觉那是完全值得的。每天早上,当我出去扫一扫房子,或是在院子里扫扫时,我会看看周围的一切。看到这些古老样子的建筑,还有它们那曲线形的屋顶,那种感觉简直太好了。真难以相信,我这一辈子竟然会如此幸运,有机会住在这样一个美丽而传统的环境中。每天早晨,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去,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历史的“气息”。

### 奇怪的手势

有时候一个人的习惯是很深蒂固的,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,只是习惯不一样,就是那么简单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表示“我自己”的手势,西方人一般用食指指着自己

的胸部;东方人往往是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。我留学的时候,胡同里同学们这样做时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手势,起初我也莫名其妙。

现在我已经知道了,不觉得奇怪了,然而在外国的外国人那里却一定会有反应。一次有两个瑞典朋友来看我,晚上要出去吃饭的时候,在大门外遇见了一些邻居。我的一个朋友觉得那群可爱的小狗很可爱,要拍照,所以我们那高高兴兴地和邻居们开始聊天。热热闹闹的。突然来了一个老头儿,说我们四合院房檐上的匾都是他画的。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,但朋友们当然不知道。老头儿指着自己的鼻子,兴高采烈地说:“匾字里的匾儿,都是我画的。”我马上说:“画得真棒,因为我们都在忙于应付,一边说汉语一边说英语一边说瑞典语,场面有点乱。老头儿不太清楚我们是否都明白了他的意思,就重复地说了好多次是他画了四合院的匾。每次都别扭地指着自己的鼻子。”

我们终于离开了邻居们,一位瑞典朋友心领神会地问我:“他为什么一直在指他的鼻子?”我说:“没有啊,他只是示意他画了我们的四合院里的匾。”“哈哈,原来是这样。”我朋友说:“我以为他在暗示我的鼻子有什么毛病。”因为那天的太阳比较强,所以他的鼻子稍微有点儿红。他一直以为那个老头儿在评论他的鼻子,觉得它颜色不对,或是太大,或是什么别的难看的地方,而且还把这件事堂而皇之地让大家都知道。在西方,评论一个人的相貌或是身体有什么缺陷,是很不礼貌的。所以第一次老头儿这样做时,朋友马上就有点儿不高兴,假装没看见。但老头儿不断地一边对他说话一边指着他的鼻子,朋友没法儿忽略,觉得他也太过分了。善良的邻居们越兴越勃勃,我的朋友越生气。朋友解释的时候,我们哈哈大笑。有时发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事情真是太有意思了!

### 寻找古老的情愫

到了周末,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,我和丈夫常去附近散步。这样一来,我们可以知道周围发生的好多事情,还能认识一些住在那儿的人。我们胡同附近有个修东西的女人,凡是你想让她修的东西,她基本上都能修。她叫小云,除了春节回家老家过年外,她一年到头就坐在外面的一把小椅子上修东西。她总是很快乐,从不发脾气。在我们国家,没有人像她那样坐在街上修东西,即使有人像她那样每天都得在外面干活,我觉得他们也不会那么乐观。

我很佩服像小云这样的人,我知道,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,他们辛勤地工作着,毫无怨言。虽然他们不能享有我们发达国家那么多的社会福利,但他们也竭尽所能,尽量使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。这些人很有意思,我喜欢跟他们交谈。当你想了解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时,你要关注它的各个方面。现在,中国正在发生着变化,但一些大城市发展得太快,人们又太忙。有时我觉得,那些高楼大厦和熠熠生辉的外表并不能向我讲述一个真正的中国。而只有在胡同这样的地方,我才能了解中国。

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,如同一件东西,你能看得见,摸得着,充满了藏而不露的内涵和微小细致的情节。历史的影响,从事辛苦劳动和日常琐事的人类的伟大力量,都在这里歇息、停留。我几乎能在自己的身体内感到这一切,那些勤劳的人民和他们周身的力量。还有那琢磨不透的命运,有时好运连连,有时厄运不断。我在这儿感觉到那么多的事情,仿佛岁月的长河和广袤的太空中被卷走了。有一张旧照片,一张历史遗留下来的,由复杂的图案而编织成的老网,在那个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里,我们有时会失去那一切,我们周围的环境干净而精致,但这种古老的感觉却早已荡然无存。

在北京要去某个地方,我几乎总是乘公交车或地铁。从我的住处到地铁站,步行需要25分钟。这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很远,但我一点也不在乎。中途要经过北京城一块漂亮的地方,这是一片充满魅力和特色的胡同区,有旧鼓楼,有钟楼,这期间还散布着众多小商店和饭馆。每次路过这里,我好像又回到了过去,有时会有一些游客坐人力车来这儿,在这儿的胡同里,他们也喜欢这儿。他们也或许与我同感,想留住它,把它记录在照片或胶片上,然后带回家。

每当我看到他们那样忙于摄影时,就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啊,一生中能有段时间住在这儿,无庸乘出租车从这飞速而过,匆匆忙忙地拍一些照片。

### 快乐的人们

一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下午,当时天气很寒冷的,非常寒冷,我们出去散步,决定去附近的景山公园看一看。

我从来没有在冬天去过景山公园,因此,当我看到那有高大的松树都披上了银装时,心里感到非常开心。此时,因为空气清新,那种刺骨的寒气,会令人觉得精力更充沛,我们往前走的时候,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歌声,似乎有很多人都在唱歌。

我们走近了传来歌声的地方,发现果然有好多人在那儿聚集在一个亭子很开心地唱着歌儿,还有一个人在弹什么乐器。那些唱歌的人大多是老年人,也有一些年轻人。他们唱得真好听。我们站在寒冷的雪地里,听他们唱了好长时间,亭子外面的石桌旁边,人们也在唱歌,甚至还有人在打扑克——在这寒冷的冬天里!看到中国人的这种快乐情景,我觉得非常了不起。不论是什么季节,人们好像一直在想办法聚集在一起,痛痛快快地享受生活。这点与我们国家不一样。与中国相比,瑞典的一年四季冷,凉爽的天气更长。夏天的天气会好一点,但没有人会聚在一起这样玩儿。好多人,尤其是老年人会很孤独,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在街上或是这样的公园中聚在一起玩的习惯。

我自己其实不怎么喜欢唱歌,主要是因为我不太会唱。可是,我喜欢听别人唱歌。在我们国家,你不会碰到这种事。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,看着他们,我们听了好长时间,最后感到实在太冷了,就开始慢慢地往山上走,欣赏着雪中的风景,听着合唱团最后的一段歌声,那歌声在寒冷的冬日里久久地回荡着,我心里想,现在是冬天,我在中国。

公园里,松树上的皑皑白雪让人不禁感到一种庄严而神圣的美。在一阵阵放声高歌,带着微笑的面孔的映衬下,传递着一种信息:简单的快乐才是珍贵的。在这个冬日的景象慢慢向我而去时,留在我脑海中的不是具体的画面,而是音乐带给我的一种愉快而美好的感觉。那种曲调——中国的曲调,温柔地抚摸着冬日里白雪覆盖的青松。